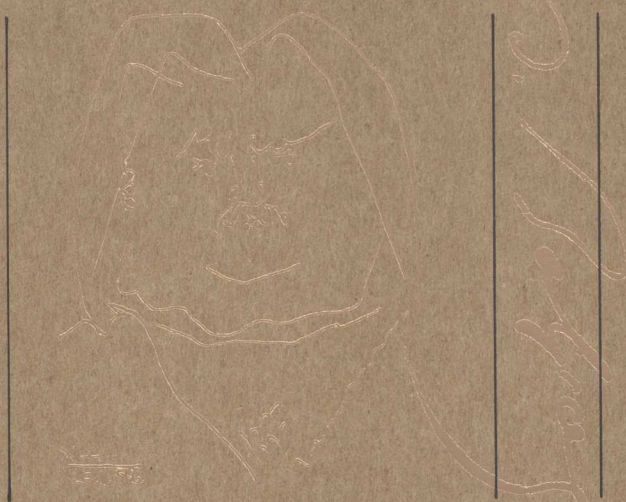


巴尔扎克选集

农
民

资中筠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014007888

Ⅴ

巴尔扎克选集

农 民

资中筠 译

I565.44

177

V10



I565.44
177
V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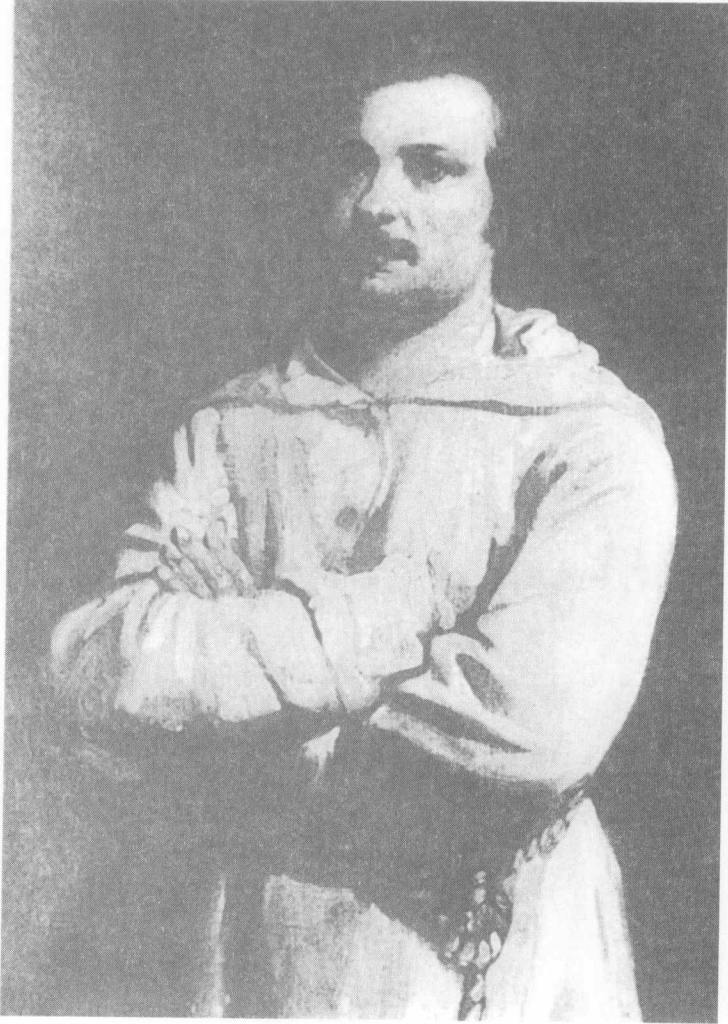
北航

C1694995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作者像

译本序

——转轨时期农民的矛盾处境*

罗 芑

《农民》是巴尔扎克的一部力作，属《人间喜剧》的《乡村生活场景》。巴尔扎克本人很重视这部作品，他在小说的献辞中写道：《农民》是“我决心要写的作品中最艰巨的一部”。小说第一部发表前数月他写信给韩斯卡夫人说：“这是一项繁重的、费力不讨好的、艰巨的工作。不过毫无疑问，构思这部作品的工程师将受到称赞。”《农民》在后世受到的高度评价证实了巴尔扎克的这番充满自信的预言。

巴尔扎克确实为创作《农民》付出了艰苦的劳动。根据小说的献辞，小说的第一部写了八年；八年中巴尔扎克“成百次地放下又拾起”。小说的这一部分于一八四四年十二月三日至二十一日在《新闻报》上连载。据考证，事实上巴尔扎克一八三四年就已经动笔起草这部小说，书名用的是后来第一部的篇名：《一有地，争战起》。这样算起来，小说第一部的创作实际上断断续续达十年之久。第一部问世后，第二部杳无音讯，直到一八四七年，在《新闻报》编辑吉拉尔丹的一再催促下，巴尔扎克才交出了第二部的前四章。吉拉尔丹将这四章发排后并

* 本文原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巴尔扎克选集》的《农民》译本序。

不付印,因为他担心巴尔扎克交不出后面的稿子,造成脱节。果然,后面的部分又难产,报纸方面终于不耐烦,将前四章退还巴尔扎克,并索回了预支稿酬。一八五〇年,疾病夺走了巴尔扎克的生命,他像一株生命力旺盛的大树突然被狂风吹倒。《农民》,写了十六年的《农民》,竟成了一部未竟之作!

巴尔扎克去世后,韩斯卡夫人根据他留下的手稿续成《农民》第二部后六章(第五章至第十章,约占全书的八分之一)。一八五五年四月一日至六月十五日,《农民》第二部凡十章在《巴黎评论》上连载,同年由波泰书屋出版。应该说明的是,“续成”的说法并不严格,因为除第五章很可能是由韩斯卡夫人独立写成的以外,其余五章基本上是巴尔扎克的手笔,韩斯卡夫人只对巴尔扎克的手稿作了校订和补遗。令人遗憾的是这六章的篇幅要比巴尔扎克原来设想的短得多。我们可以想象,巴尔扎克原来一定有许多天才的构思,然而他还在思索,还在推敲,所以他迟迟不愿定稿。随着这位伟大作家生命之火的熄灭,这些天才的构思也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黑暗之中!以巴尔扎克超人的工作精力,以他惊人的写作速度,一部按中文字数不过二十余万字的小说写了十六年而终于未竟,仅这一个事实就足以说明《农民》这部作品在巴尔扎克心中所占的分量。

马克思曾经称赞巴尔扎克“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①,这个评价正是在论及《农民》这部小说时说的。《农民》的故事发生在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这个时期的“现实关系”是什么呢?这时候,封建贵族已经重新攫取了政权,他们正力图全面恢复昔日的社会地位。在农村,贵族纷纷返回过去的领地,有的则用种种非法所得购买庄园,他们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7页。

企图在农村重建封建的生产关系。但是在资本主义的胜利已经不可逆转的历史时期,贵族重温旧梦的希望从一开始便注定会像肥皂泡一样破灭。巴尔扎克的许多小说都深刻地反映了贵族阶级的这场历史悲剧。贵族阶级纵有三头六臂,也摆脱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罗网,面对资产阶级强大经济力量的冲击,贵族们只有两条抉择:要么同资产阶级握手言欢,并进一步使自己资产阶级化(与此同时进行的是资产阶级的贵族化);要么在与资产阶级的较量中备受失败之辱。例如,巴尔扎克的《苏镇舞会》中的人物德·封丹纳伯爵就选择了第一条道路。尽管他是阔阀世家,路易十八的重臣,门第观念根深蒂固,年轻时曾断然拒绝了一门富商的亲事,但是迫于经济压力,他却不得不让自己的三子二女与资产阶级新贵联姻。《古物陈列室》中的人物埃斯格里尼翁侯爵则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他傲慢地回绝了大资产者杜·克鲁瓦谢与他妹妹成婚的要求,结果杜·克鲁瓦谢实行报复,用金钱的力量把侯爵逼得走投无路。

在资本力量雄厚的城市,贵族社会抵挡不住资产阶级“日甚一日的冲击”^①,在封建势力相对强大的农村,贵族社会也同样遭遇到资产阶级强有力的挑战。巴尔扎克专门反映新旧势力在农村斗争的小说不多,仅有的几部中最重要的便是《农民》。这部作品描写了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围绕艾格庄的土地归宿问题展开的一场激烈斗争。贵族阶级的代表人物蒙柯奈伯爵用巨资购下艾格田庄,他野心勃勃,满以为凭借自己的势力、才干以及在军队里获得的管理经验,一定能建起一流的贵族田庄。但是他多次拒绝与资产者合作,他让高利贷者里谷坐冷板凳,无情地驱逐了他的管家戈贝坦,于是他创业的野心立刻受到了资产阶级的仇视。小说从蒙柯奈买下田庄始,以他被迫将田庄小块出售止,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艾格庄这个封建庄园的败落,记录了贵族与资产阶级进行的一场自不量力的搏斗,以及最终落得四面楚歌

① 恩格斯:《1888年4月初致玛·哈克奈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

的悲惨命运。尽管蒙柯奈受到巴黎显贵的支持,尽管他可以调动宪兵,可是这一切都不能挽救他的失败。他声称要拼到底,可是当他发现自己有生命之虞时,立刻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灰溜溜地逃回巴黎。艾格庄的败落鲜明地再现了复辟时期农村中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力量消长对比的变化,形象地说明了在广大的农村,资产阶级也一步一步取代贵族而成为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主宰。

三

在《农民》这部作品中,巴尔扎克对“现实关系的深刻理解”不仅表现在作品准确形象地描写了复辟时期资产阶级和贵族在农村进行的殊死的、甚至流血的斗争,而且表现在作品准确形象地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特定形态。

在蒙柯奈到艾格庄来之前,广大农民与当地资产者的矛盾已经相当激烈,可以说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高利贷者里谷与他的债务人的对立是这种矛盾典型的、集中的反映。里谷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农村高利贷者,作者将他与葛朗台、高布赛克、纽沁根等人物相提并论,事实上这个人物确实以其鲜明的个性特征而成为《人间喜剧》人物画廊上一幅成功的肖像。这个阴险毒辣的高利贷者发明了一种巧妙的办法加倍盘剥借债人,凡有农民借债到期无力偿还,他便假仁假义应允暂缓诉诸法律程序,条件是借债人必须为他提供无偿劳动。这样,农民们付给里谷的利息有时比借贷的本钱还大,他们实际上成了里谷的白种“黑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个现象作了分析,他指出里谷的手段“一箭双雕”,“他节省了工资的现金支出,同时又使那个因为不能在自己的田地上劳作所以日趋没落的农民愈来愈深地陷入高利贷的蛛网中去”。^① 马克思这里说的“那个农民”便是书中的人物库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7—48页。

特居斯。他被里谷榨干了全部血汗,到头来不得不将当初从里谷手里高价盘下的地低价卖还里谷,落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成了半个叫花子。里谷鱼肉乡里,欺侮妇女,久而久之四乡农民无不恨之入骨,以致天一擦黑里谷便不敢走远,唯恐遭到暗算。里谷这个人物形象鲜明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之残酷,正如书中一个穷苦农民富尔雄说的那样:“你们让里谷敲骨吸髓三十年了,还没看出资产者比领主老爷更坏吗?……资产者和政府是一码事。”

但是,自从蒙柯奈来到艾格庄,事情便起了变化。蒙柯奈以傲慢、横暴、苛刻的态度对待乡里,他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因之日趋激化,这就逐渐掩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农民与资产者的矛盾。虽然大绿依酒店老板通萨尔扬言与蒙柯奈斗完还要与里谷斗,但是当里谷乘车从酒店门口经过时,他特地跑到门口向里谷致意。路两旁的农民扶额称庆,认定里谷进城是要为他们主持公道。与此同时农民与蒙柯奈围绕捡柴火与拾麦穗这两件事发生了激烈冲突,蒙柯奈认为农民偷盗了他四分之一的收入,农民则认为捡柴拾麦是他们的权利。双方互不相让,最后竟演出了暴力事件。巴尔扎克对贵族与农民的利益冲突以及双方在冲突中的心态变化作了细致入微的描写。表面上看起来双方矛盾的焦点是一些琐事,然而透过小说的描写,我们可以觉察微小的波澜下暗藏着狂涛巨浪。

如果《农民》仅仅刻画农民与贵族、农民与资产者的矛盾斗争,或许也能成为一幅杰出的农村生活画卷,但是现实主义的力量无疑将大大削弱。巴尔扎克对现实关系的深刻理解更突出地表现在他敏锐地觉察到,农民与贵族的冲突,说到底还是资产阶级与贵族的冲突,这是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尽管在前台表演的是通萨尔、富尔雄、博内博等农民,在后台牵线的却是里谷、戈贝坦、苏德里这些资产者。农民们以为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斗争,事实上他们不自觉地成了资产阶级反对贵族的工具。农民的无知和短视使他们天真地将自己的利益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殊不知一旦把贵族赶走,资产阶级将为刀

组,而他们将为鱼肉。布朗吉的农民只有一两个人(如富尔雄和通萨尔的儿子路易)明白这个道理,其他人都被里谷等人的甜言蜜语蒙住了眼睛。里谷之流利用农民的无知和短见,兴风作浪,借刀杀人,终于借着农民的力量赶走了蒙柯奈,瓜分了艾格庄。农民们虽然暂时得到了土地,但是他们必将重新陷入里谷之流高利贷蜘蛛网或者其他形式的蜘蛛网中。真正可以庆祝胜利的是资产者,而不是农民。对法国复辟时期农村的这种极端错综复杂的斗争,巴尔扎克能够通过对于日常生活事件的描绘,通过对事件中形形色色的人物行为和心态的刻画,层层剥笋,把握矛盾的特征,揭示矛盾的实质,这充分证明巴尔扎克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对于现实和历史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非凡的剖析力。

四

《农民》这部小说没有一个堪称事件的中心或以其命运的变化吸引读者的主人公。蒙柯奈的命运无疑从一开始便显示其在事件发展中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只要拿这部小说与巴尔扎克的其他作品如《高老头》、《夏倍上校》、《古物陈列室》、《赛查·皮罗托盛衰记》相比较就不难发现,作者对蒙柯奈个人命运远不像对上述作品的主人公那样满怀感情地予以关注。巴尔扎克写到高老头之死曾为之悲恸欲绝,我们相信,他写到蒙柯奈忍痛将艾格庄出售时,一定冷静得多。蒙柯奈显然不能称为小说的主人公,而且就这个人物在小说结构中的作用而言,也很难认为他占有核心的地位。

事实上,小说中没有一个人物占有结构核心的地位,原因很简单,巴尔扎克在这部小说中所关注并且加以表现的并不是某个人的命运,他所关注并且加以表现的是法国农村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冲突的特定形式和特定内容。毫无疑问,各阶级的人会带着形形色色的私欲和千奇百怪的心态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到冲突中,这些私欲和心态自然是

作家观察刻画的对象,但是仔细读完《农民》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力图加以突出的不是个人的私欲破灭了抑或实现了,而是特定的社会冲突对于历史的影响。唯其如此,他才在献辞中写道,他写这部小说目的是要研究研究“那些我们称之为弱者的人们对付自诩为强者,也就是农民对付有产者的阴谋诡计”。意在“开导一下明天的而不是今天的立法者”。

五

《农民》的开篇第一章是寄居艾格庄的文人勃龙代写给巴黎友人的一封信,这封信花费大量笔墨细腻地描绘了“保留着亨利四世、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朝代风流余韵”的艾格庄。小说的尾声安排几度春秋之后勃龙代和蒙柯奈伯爵夫人这对新婚夫妇重返艾格庄。只见昔日的森林、公园都已经消失,“农民以胜利者和征服者的姿态占领了这片土地。土地被分割为数以千计的小块”。面对着这幅凄凉景象,勃龙代失声叫道:“这就是进步!”毫无疑问,这声喟叹实际上发自巴尔扎克本人的肺腑,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巴尔扎克对整个故事的总结。

艾格庄这个贵族庄园在小说中是贵族统治的象征。它被分割成数以千计的小块,显然代表着封建社会的崩溃瓦解。对于艾格庄——也就是贵族社会——的败落,巴尔扎克投以惋惜的目光,他就像看见了黄昏的落日,月光下的废墟,心中涌起无限忧思。勃龙代的那声叹息意味深长,它显示巴尔扎克对他自己以有力的笔再现出来的历史运动持有深沉的怀疑。在巴尔扎克眼里,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强大的,但是它庸俗,没有文化修养,全身散发着铜臭味。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宰,道德将沦丧,文化传统将中断,社会将像勃龙代眼前的艾格庄一样“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而农民,我们从巴尔扎克的小说里看得很清楚,在他看来只是一群按照生存本能而行动的人,资产阶级

如不采取强硬手段，很有可能被这群人吞食掉，那当然更意味着文明的毁灭。

巴尔扎克为艾格庄的象征意义涂上了一层悲剧色彩，这是他的局限。他对历史前景的怀疑和忧虑早已为历史本身所否定。他的局限性，我们相信今天的读者看得很清楚，同时我们也相信，今天的读者不会再去苛求古人，也不会有人因为作品的局限性而否定作品的光辉。

正 一九八九年一月于燕园

大塞巴德... 巴尔扎克... 艾格庄... 象征意义... 悲剧色彩... 局限... 历史前景... 怀疑和忧虑... 历史本身... 否定... 局限性... 今天的读者... 看得很清楚... 同时我们也相信... 今天的读者... 不会再去苛求古人... 也不会有人因为作品的局限性而否定作品的光辉。

献给 P.-S. B. 加沃先生^①

冉-雅克·卢梭在《新爱洛伊丝》一书的卷首写道：“我见到了我的时代的风尚，于是就发表了这些信件。”我能否效法这位伟大的作家，也向您说：“我正在研究我的时代的前进步伐，于是就发表了这部著作”？

本《研究》的目的，是要把某一类人之中的主要人物勾画出来，这类人是多少竞相以题材新颖取胜的文人笔下给遗漏了的。而只要社会想把乐善好施作为普遍原则，而不是偶一为之的事，那么，本书所写的触目惊心的情节就始终是真实的。这类人之所以不见诸文人笔下，也许只是出于这个时代的谨小慎微，因为这是“人民”承袭了王室朝臣的一切的时代。罪犯入了诗，刽子手受怜悯，无产阶级几乎被神化了。一些派别奋笔疾呼：“起来，劳动者！”正如当年人们向第三等级说“起来”一样。显然，这些厄罗斯特拉特^②之中没有一个人有勇气深入农村，去研究研究那长年不断的阴谋诡计，——那些我们称之为弱者的人们对付自诩为强者，也就是农民对付有产者的阴谋诡计。本书是想开导一下明天的而不是今天的立法者。在这么多盲目的作家为之倾倒的民主狂热之中，描写一下那些有本事把财产弄得若有若无从而使法典

① 加沃(1794—1866)，巴黎的诉讼代理人，巴尔扎克的好友，特别是一八四〇至一八四四年间巴尔扎克最困难的时期，给过他很多帮助。巴尔扎克在给韩斯卡夫人信中曾说加沃对他恩如父母。

② 厄罗斯特拉特，公元前四世纪时希腊爱菲斯城的一个不出名的公民，为了使己名垂后世，放火烧毁了世界著名建筑爱菲斯城的阿耳忒弥斯神庙。

无能为力的农民，难道不是当务之急吗？您会看到这些不知疲倦的工兵，这些啮齿动物，挖呀，啃呀，不断地割地、分地，把一阿尔邦^①地分成一百块，小资产阶级总是邀他们分享这盛筵，既把他们当助手，又把他们当俘虏。这些为法国大革命所制造出来的与社会相悖的成分总有一天会淹没资产阶级，正如资产阶级吞噬掉贵族阶级一样。唯其渺小，它便可以超脱于法律之外。这个长着一个脑袋和两千万只胳膊的罗伯斯庇尔永不停息地工作着，到一八三〇年时已钻进所有的市镇机关，登上了参议员的宝座，在法国的国民自卫军中披挂起武器，那时已没有人记得当年拿破仑是宁冒遭难之险也不要群众武装的！

本书是我决心要写的作品中最艰巨的一部。八年来，我成百次地放下又拾起。凡我的朋友（譬如您）都能理解，那是因为，面对这样巨大的困难，面对这血迹斑斑、惊心动魄的戏剧中这样大量的细节，勇气是会动摇的。然而，我今天终于把它写出来了。促使我能有这几乎是不自量力的胆量的诸多原因之一，就是我一心想献给您一部著作，以表达我对于在患难中给了我如许慰藉的知交的感激之情。

德·巴尔扎克

① 阿尔邦，法国旧时的土地面积单位，一阿尔邦约相当于二十至五十公亩。

| | | | |
|-------|-------|-------|-----|
| (268) | | 苏朗日诗 | 第三章 |
| (268) | | 苏朗日诗全 | 第四章 |
| (270) | | 苏朗日不 | 第五章 |
| (280) | | 苏朗日诗 | 第六章 |
| (275) | | 苏朗日 | 第七章 |
| (280) | | 苏朗日 | 第八章 |
| (283) | | 苏朗日 | 第九章 |
| (288) | | 苏朗日 | 第十章 |

目 次

| | |
|---|---------|
| 献词 | (1) |
| 第一部 一有地,争战起 | (1) |
| 第一章 庄园 | (1) |
| 第二章 一首维吉尔漏写的田园诗 | (16) |
| 第三章 小酒馆 | (31) |
| 第四章 另一首田园诗 | (45) |
| 第五章 仇人相见 | (60) |
| 第六章 窃贼志 | (79) |
| 第七章 已消失的社会品种 | (92) |
| 第八章 小峡谷里的大革命 | (105) |
| 第九章 庸人势力 | (124) |
| 第十章 一个幸福妇人的忧思 | (139) |
| 第十一章 重罪法庭不屑一顾的奥里斯蒂斯 ——忒奥克里托斯《田园诗》第二十七章 | (153) |
| 第十二章 小酒馆如何成为人民议会厅 | (170) |
| 第十三章 乡间高利贷者 | (186) |
| 第二部 | (204) |
| 第一章 苏朗日的一流社会 | (204) |
| 第二章 女王府中的阴谋家 | (223) |

| | | |
|-----|--------------|-------|
| 第三章 | 和平酒家 | (238) |
| 第四章 | 全市的偶像 | (248) |
| 第五章 | 不战而胜 | (259) |
| 第六章 | 森林与收割 | (266) |
| 第七章 | 猎兔狗 | (272) |
| 第八章 | 乡间美德 | (280) |
| 第九章 | 灾祸临头 | (283) |
| 第十章 | 战败者的胜利 | (288) |

| | | |
|-------|-------|---------------------|
| (1) | | 雨地 |
| (1) | | 球皇帝, 出奇一 猫一雅 |
| (1) | | 图头 章一第 |
| (18) | | 有图田第百第吹吉能首一 章二第 |
| (31) | | 论歌小 章三第 |
| (24) | | 有图田官一第 章四第 |
| (60) | | 反话人州 章五第 |
| (39) | | 志编第 章六第 |
| (95) | | 每品会街怡夫能日 章七第 |
| (103) | | 余第大讲里谷契小 章八第 |
| (154) | | 仗美入请 章九第 |
| (139) | | 思外尚人既讲个一 章十第 |
| | | 讲第讲讲美内聊一原不美成第第 章十一第 |
| (124) | | 章以十二第《村图田》讲以里成美卷一 |
| (150) | | 五念公局人作第第第第第小 章十二第 |
| (180) | | 第第第第第第 章十三第 |
| (304) | | 第二第 |
| (303) | | 会讲第讲一第日第 章一第 |
| (323) | | 家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章二第 |

第一部

一有地，争战起

第一章 庄园

致拿当先生^①

我亲爱的拿当，你以你的奇思妙想给读者以美梦，而我却要以真情实事引你进入梦境。以后你会告诉我，像这样的梦境，我们这个世纪有没有可能留给一九二三年的拿当和勃龙代^②！十八世纪的佛洛丽纳^③们一觉醒来就能通过一纸婚约得到一幢像艾格庄这样的别墅，你还可以估量一下，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那样的时代距离有多远！

我最亲爱的，如果你一大早收到我这封信，你能否从床上望见：离巴黎大约五十法里^④处，刚刚进入勃艮第省区，在一条王家大道上有两幢红砖小楼，中间一道绿漆栅栏把它们既隔开又连起？这就是你的朋友下马车的地方。

①② 拿当和勃龙代均为《人间喜剧》中的作家。

③ 佛洛丽纳，《人间喜剧》中的女演员，生活放荡，有过许多情人。在本故事发生时她是拿当的情人。

④ 当时一法里约合四公里。

一道绿篱从小楼两侧蜿蜒伸开，篱笆杈杈桎桎，像蓬松的碎发。随处伸出一些桀骜不驯的树枝，渠边斜坡上开满美丽的鲜花，脚跟却浸在绿色死水中。这道绿篱左右与环抱着显然经过开垦的大片草原的两条林带相接。

从这两幢人去楼空，布满灰尘的小楼开始，有一条漂亮的林荫大道，夹道两排百年老榆，树顶如华盖，交相掩覆，形成一只长长的，壮丽的摇篮。道上长满了草，双轮车走过的辙痕依稀可见。那榆树的高龄、大道两侧边道的宽度、两座小楼令人肃然起敬的气派，还有那墙基石块的棕色，处处都使人一望而知王侯府第离此不远了。

小楼的栅栏位于一块高地，我们爱虚荣的法国人称之为山，下面是驿车终点站库什村。我在到达那栅栏之前，望见了艾格庄狭长的山谷，大路就在峡谷尽头拐弯，直奔法耶市，我们的朋友德·吕卜克斯^①的侄子就在那里当土皇帝。在一条河边的丘陵上，一大片参天古木俯瞰着这富饶的山谷，远处群山环抱，那山名叫摩凡山，是属于小国瑞士的。这片茂密的森林属艾格庄、龙克罗尔侯爵和苏朗日伯爵共有。登高远眺，那别墅、园林、村落，真像柔美的布律盖尔^②笔下神奇的风光画。

如果这样细致的描写还不能在你记忆中唤起你在法国曾渴望占有那些西班牙别墅的话，那你就对不起我这个目瞪口呆的巴黎人的一番叙述了。我终于见到了这等赏心悦目的野景，在这里，自然与艺术杂错相处而互不妨碍；在这里，艺术似乎是浑然天成，而大自然又似乎是艺术品。我们曾经多少次为之神往的小说中的绿洲，现在尽收眼底：那是经过装点的葱茏野景，任意生长而错落有致，带着一种野性未驯、不修边幅的味道，神秘莫测，不同凡响。现在让我们跨过栅栏向前走吧。

① 德·吕卜克斯，《人间喜剧》中官场市侩的典型。

② 布律盖尔(1568—1625)，原名扬·布律盖尔，弗朗德勒画家。以画花卉和传说中的风景著称。